

## 郭兆明與印度駐蒙古大使會談

晚上六時四十分，乘印度大使館專車抵達其官邸，跟印度駐蒙古大使共進晚餐。大使跟郭兆明博士商談及引證很多問題。部分內容如下：

參贊：大使很多年沒有像今晚這麼高興。昨天郭博士演講時，他雖然不明白內容，但從你們的神情語氣已知道一二。後來我爲他翻譯，他便立刻要我安排跟你一敘。他已寫了一封專函支持你的論點。因爲懂印度文的人不多，已吩咐我把它譯成英文後再交給你。

郭：很多謝大使的支持，這是對全世界人類有益的事，作爲人類一份子，有責任將正確的智慧文化留傳給下一代及加以推廣。

大使：你昨天演講的內容非常獨特及精確，使到各國代表精神爲之一振，你對 ABCP 未來發展有甚麼意見？

郭：我感到 ABCP 經濟上資源不夠，應該成立中央基金組織在各地投資。另設立名譽主席由富有的在家人輪流擔任。會議改爲兩年一次，由各成

員國巡迴主辦。這可以加強各國間的了解，亦減輕蒙古國的負擔。更可以叫會員國發動收集發紙及廢金屬作為大會基金收益。

大使：從前 ABCP 是得到蘇聯及蒙古政府經濟上支持，但由今年開始，已失去這個財政上的支持，故經濟成為很大的問題。成員國多數是落後的國家，收集廢紙及五金相信不會多。我們希望 ABCP 協助發展蒙古的旅遊事業。

### 蒙古的開放問題

郭：據我觀察，現在通訊、酒店、食物、導游人才都缺乏，使用的語言文字很難跟外來者溝通。可跟中國旅行社商討合作。他們有基本班底。

大使：你對蒙古開放及西藏有甚麼意見？

郭：蒙古因為是內陸國家，大部分以畜牧業為主，故人民比較樸實。虛華的文化不大適合他們。故不應開放過速。加上運輸網絡的局限，不可能有龐大的經貿業績出現。相信能開放思想及行動上的自由，蒙古人民應該非常快樂，看來物質對他們來說不是很重要，不缺乏衣、食、住、行便

可以。中國大陸人民大部分是要求這些。但我們新中國建國數十年，到現在連這基本都不能全面解決。

據知中國政府由民主改革到現在，已給西藏撥了一百三十多億元，用以發展西藏農牧業及各項建設，今年預計西藏糧食總產可突破五點六億公斤，創出歷史最高的紀錄。目前水利工程共建設一萬六千五百多處，供水量十五億立方米，農村小水電每年發電量有七千五百萬千瓦小時。人民出入境是全國最自由。很多人都會用正常知識去解決生活上的問題，不會再迷信咒術或拜偶像去求解決。我弄不明白海外喇嘛整天去攪獨立是何種心態？莫非要恢復從前的農奴制度才合他們的心意？我對以前的喇嘛將釋學弄成面目全非，加上很多的義式及神秘色彩，除了去麻醉人心，使自己地位鞏固外，對人無任何利益。相信如果用純正的釋迦學術，不會攪到流亡四方。這是否另外的一盤歪曲正法的因果報應？

大使：其實藏傳佛教在過去三十年已簡化了很多。達賴喇嘛亦提出停止轉世的制度。當然仍存在很多繁瑣的儀式問題。在這方面來說，特別是

出家人，在未來應有責任去大力改進。

郭：最好只使用一尊釋迦像作為精神上的尊敬對象，例如口渴只需喝清水便解決，為甚麼要教人飲可樂、橙汁或咖啡等等！這樣傳播法會帶來很多限制，也使人類更易迷失。

### 「本來行直路便可」

大使：作為一個活佛，我是被制度所困，我們不能拒絕他人來求法，但給他們說此簡單有效的方法，很多一般根器的人都不相信就是如此簡單！他們都要求一些神秘的法和外力加持。為了接引他們，我們只好帶給他們多走一些路。本來行平路便可，我們也只好製造一些梯級讓他們爬上去。這是一種方便，當然如果梯級做不好或他們不小心，那便會很危險。

郭：這就是手段的危險。釋迦當時不做梯級定有理由。假如學法者半途離去便更加危險。我現在只使用釋迦本來的說話，無一些加減修正在世上傳播，我一直堅信最簡單的方法，就是最安全及最有效的方法。最重要是做梯級者的心態多數不正。

大使：我完全同意你的說法。假如我有你的身份，我也會做你現在所做的事。很可惜，在我們的社會中，沒有像你這樣有勇氣、有經驗、有見地、有魄力的人物出現。（我看見大使滿臉惆悵的神情）

郭：有一事跟你印證，佛言不可說，這個不可說是沒有辦法說出來，而是到你明白釋迦說法的心意時，是不應該說出來。是不是？

大使：（先點頭）今日的世界不停變動，人的思想行爲也不停變化，有很多人，甚至出家人，也只是表面上做著一些事，內心所想却是另外的一套。

### 「都是大輸家」

郭：人到這個世界，就像無選擇地被迫進賭場。不知道賭枱上的規矩和技巧。每個人到離開時都是大輸家，一無所有而離開。但雙方的心靈都是受到傷害而去。釋迦牟尼便是教我們一套正確的方法，使彼此互利而不受到傷害而已。

大使：（點頭）

郭：你明白了這個方法，所以便能夠做一個真正的出家人。

大使：（先點頭）有關香港一九九七年的問題，你有怎樣的看法？

郭：你應該知道對我來說是無問題。我有能力到外國過一個普通人整天祈求的生活方式，但我會留下做一些事。我堅信中國人是有能力將香港發展得更好，但重點却是要看中國政策而定。中國政府過去最失誤的是攪思想運動太多，使人無法適從。他們是否知道表面贊同你的聲音，實質在行動中暗裏破壞而無從計算。除了表示出對自己的能力無信心外，對整個國家民族都無好處，更被一些小人利用來得意橫行。個人認為建國數十年，思想鬥爭運動是我們國家的最致命傷，損失無可估計。中國政府非認真檢討不可，現在仍來不及。否則國家將會四分五裂。這是我最擔心的事。

大使：我知道你對中國有一番祈望。你應該用你的慧觀能力給他們在政治、經濟及宗教上提一些意見。我誠意在每天給你祝福，願你能成就善意的理想，跟你交談亦得到很多啓示。

郭：很感謝你的引證、鼓勵和支持。我希望你禪安長壽，有機會能大